

讀書通訊

第一六一期

知

興

行

杜佐周

講到「知」與「行」的問題，自然不能沒有一番難易的比較。可是難易的問題，是相對的。甲以爲難，乙或以爲易；乙以爲難，甲或以爲易。再者，就「知」的方面講，有難的「知」，亦有易的「知」；就「行」的方面講，有難的「行」，亦有易的「行」。孫中山先生創「知難行易」的學說，自然有牠的眞理；但胡適之先生說：「知難行亦不易」，亦不是沒有事實的根據的。天下沒有無例外的定律；「知」與「行」的範圍很廣大，很複雜；我們不應看得太機械，以爲一切的「知」必難於一切的「行」，或以爲一切的「行」必難於一切的「知」。

就普通事實而言，知的確要比行難。我們只要把古今中外的名人作個統計，其真正可稱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對於文化有貢獻，對於人類有裨益的，能有幾人？在宗教方面，會有幾人如耶穌，釋迦牟尼？在學術方面，會有幾人如孔子，孟子，蘇格拉底斯，亞里斯多德？在科學方面，會有幾人如牛頓，達爾文？在哲學方面，會有幾人如康德，培根，王陽明？在文學方面，會有幾人如莎士比亞，李白，杜甫？在教育方面，會有幾人如盧騷，裴斯脫拉齊？在政治方面，會有幾人如卑士麥，林肯？所謂先知先覺的人物，真是應運而生，而是萬分難得的。

至於行，則普通衣食、言語、交際、行旅，以及一切日常工作，莫非是行。既經學習，就有所能，並無十分困難之可言。即就專門的技術而論，其所應行的亦比其所應知的容易。製造飛機的行，必較易於發明飛機的知；製造電燈的行，必較易於發明電燈的知；製造有聲電影的行，必較易於發明有聲電影的知。諸如此類，易勝枚舉？我們人類能力的分配，屬於普通的一類，必占大多數。能知人所未知，覺人所未覺的天才，真是萬人中不易

第一一六期 目錄

學術論著：知與行

讀書指導

名著解題：甚解篇

文化筆談：怎樣學習普通化學

現代史料：杜立特降臨天國記

時評：愛因斯坦相對論

文化紀事：一年來的上海出版界

藝文筆談：兩字商榷

學校通訊：介紹東吳法學院

文化教育新聞

本社編

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十日出

NATIONAL CULTURAL SERVICE

甚

解

篇

獨活

在第一四期，刊載了獨活先生的「談目不識丁」，本期，刊載同一作者的「甚解篇」。依操作者的意思，談目不識丁應該改作「談丁讀」，以與「甚解篇」取得標題風格上的一致。作者將用此標題，寓一套文章，接續在本刊發表，請讀者注意。

除了指示年青人以研讀國文的具體方法外，還從實例中介紹了文藝批評的四個方面：諸如校勘的批評，考釋的批評，印象的批評，裁斷的批評等。又從修辭學及廣義文法學的觀點，更深入的「把這位」，對於「甚解」的五柳先生，基解，以陶淵明的文字製品，以多種不同的科學觀點去研究，是學習語文的人應有的方法與態度。近代科學既然要把它的紀律和程序伸展到一切知識範疇裏去，那末文字和文字製品這個範疇，自然也要接受它的統治。這也就是告訴大家，脫離了科學的紀律，文章將不成爲一篇好文章，脫離了科學的紀律，文章也將勞而少功。

學習文學也一樣，我們鄭重向讀者推薦這篇輝煌的著作，「甚解篇」。

編者。

「好讀書，不求甚解。」——這是五柳先生

(陶淵明)自述他的讀書態度的一句話。後來人對於這句話却真個不求甚解，便拿它來做馬馬虎虎讀書的藉口，以爲陶淵明用這種態度讀書，居然成爲我們文學史上數一數二的大詩人，那末我們讀書又何必過分認真呢？現在一般青年讀我們本國文字的書，有一種極普遍的現象，就是難得看見他們手邊放一本字典或辭典，這大概就是有意無意之間在實行其「不求甚解」的緣故。這種態度是該矯正的，並不是因爲陶淵明的這句話不足爲訓，而是因爲我們對於這句話實在誤解了。

陶淵明死了已經一千五百多年，我們當然不能把他從坟墓裏請出來，當面問他這話到底怎麼解——他的「不求甚解」到底不「甚」到怎樣一個程度？但是他的集子裏面幸而有一部分材料可供我們解答這個問題的線索，因爲我們可從這些材料看出他對於一些讀過的書會起怎樣的反應，又因那些書適巧是現在還存在的，所以我們可從那些反應的記錄去看出他當初對於那些書是怎樣一個讀法，因而推知他對於它們了解到什麼程度。

這些材料之一，就是他詩集裏的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中的第一首是

孟夏草木長，遙屋樹扶疏，衆鳥欣所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且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慙，願迴故人車。歎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這裏是把他讀書的環境，時機，目的等等統統都寫出來了。在孟夏的時節，他住在自己的廬舍裏覺得很安適，四周圍的樹木都長得很茂盛了。又當田也耕過，種也播過，生活上所需的工作都已做完，在等着收穫的一段期間無事可做，正鎮東方飄來了幾顆微雨，刮來了幾陣好風，那環境迷人極了，心境清閒極了，於是想起了讀書。又或來了幾個故人，跟他們春酒圍座酬酢了一會，覺得餘興未盡，這纔拿出書來跟他們「奇文共欣賞」。這時候所讀的書當然不應該是過分嚴肅性的，所以特挑了周王傳(穆天子傳)和山海圖(山海經)一類近乎小說的作品來作消遣。他這樣讀書的目的無非是爲尋快樂。那是怎樣一種質的快樂呢？就是從書本裏去「俯仰」「字」(穆天子傳代表的)「宙」(山海經代表的)，免得爲局促的現實世界所拘束。唯其目的只在尋快樂，所以也同我們看小說或是看圖畫一樣，周王傳只消「汎覽」，山海圖只消「流觀」，無須更

得一人的。可是大多數的普通人中，除極少數的低能或白痴者，饑不能自食，寒不能自衣，問其姓名不能答，問其性別不能辨的外，大都能做相當的工，行相當的事，藉以維護他們自己的生活。故若就這些普通事實來解釋，「知」的確比「行」難。

但就另方面而言，「知」亦有甚易者，「行」亦有甚難者。我們都知道誠實、公正、坦白、勤儉、虛心、熱忱、廉潔、守法、合作、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服務公益等是美德；我們都知道欺詐、偏窄、陰險、怠惰、傲慢、敷衍、貪污、犯過、搗亂、奸逆、兇暴、嫉妒、反覆、自私自利等爲惡行。可是在社會上，能有幾人切切實實依照這些道德標準去做？口裏說和平，而實際武力相見；口裏說廉潔，而實際賄賂公行；口裏說合作，而實際互相搗亂；口裏說信義，而實際反覆無常；口裏說公正，而實際袒護私人；口裏說熱忱，而實際到處敷衍；口裏說服務公益，而實際則自私自利。這種虛偽浮盪，行不顧顧的現象，真是我國民族目下最大的弱點；亦真是我國民族當前最大的危機！若我們不能於最近期內痛下一番功夫，實行心理的改造，則即幸在物質方面獲得一些進步，亦是於國事無補的。

今日在學的青年，乃爲來日國家的棟樑。因此科學落後，道德陵夷的危局，正宜立志自強，爭爲上流。因知之難也，應奮發以力行。每一青年必須在學問上有特長，有創見，或甚至有發明；同時，他必須做一貫行一致，敦品篤行的人。這樣，他庶幾真能分別負起建設現代化的新國家的責任。

求深解了。這「汛覽」和「流觀」兩個詞兒正是他所謂「不求甚解」的最正確的註脚。

但這「汛」和「流」並不就是馬馬虎虎的意思，因為他在別處說到「奇文共欣賞」的時候，接着便說「疑義相與析」（移居詩之一）；碰到疑義甚至要跟朋友相析，那就決然不是馬馬虎虎的讀書了。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尋到更加確鑿的證據，就看讀山海經第二首罷：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酌發新謡，窮故俗中言？

這詩的材料是由山海經和穆天子傳的兩個部分合起來的，但經作者加過一番想像的渲染。西山經說：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鳴，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及五殘。

又大荒西經說：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

郭璞於此加注說：

西山經曰：「西王母居玉山。」穆天子傳曰：「乃紀名迹於弇山之石，曰西王母之山也。」然則西王母雖以崑崙之宮，亦自有離宮別窟，遊息之處，不專住一山也。

穆天子傳（卷之二）說：

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鈕組三百純，西王母拜而受之，結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謫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作者對於這三節神話，一定都是讀過的。他非一山」，則因讀到崑崙之丘也有西王母，其地非一，故不得不加以這個解釋，或許就根據郭璞的註也未可知。至於「高酌發新謡」一句，則分

明根據穆天子傳的。由此可見作者對於這三節書會經過一番綜合的工夫，那末就決不是馬馬虎虎讀過的了。他為什麼要把它們綜合起來呢？

那是因為他要利用周穆王和西王母會見的這段神話來構成一個超越凡俗的境界，他做這首詩的主旨就在此。也就爲了這個目的，他不得不憑他自己想像來把這些本來樸素的原料渲染一番，以期使它美化，玉山變成了玉臺，而且襯托以「霞秀」。西王母本來「豹尾虎齒」，「蓬髮戴勝」，樣子非常可怕的，他却使她美化成了「妙顏」。又因神話中人當然不受時間的限制，所以不妨說她「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的。她爲穆王發的謡，雖然穆天子傳裏具載其辭，作者却把它形容做不是「俗中言」，使得讀者可以自己去想像。

這樣，作者當「汛覽」和「流觀」這兩部書的時候，偶然發見了這幾段文字具有詩的價值，這就將它採作詩料的，那末他對於這幾段文字會經起過心靈上的反應無疑了。他說「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大概就是指此種心靈的反應而言。如果說這樣的讀書也仍舊要算「不求甚解」，那末這「甚解」二字一定還有另外一種意義了，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題目。

若照字面解釋，「甚」是「深」的意思，「甚解」無非就是「深解」，但如上面抄引的那幾段文字，我們若要加以更「深」的解釋，却就不曉得應該怎樣一個「深」法了。不過除了陶淵明那種「會意」式的讀法之外，我們的確還可以有其他多種的讀法，例如對於玉山和崑崙之丘，我們可以研究它們是否真的有，是在那裏？對於周穆王之見西王母可以研究它是否確有其事？對於西王母的神話可以研究它是怎樣起來怎樣形成的？換句話說，我們對於穆天子傳和山海經這兩部書，除了把它們當做消閒的讀物來「汛覽」和「流觀」之外，是還可以拿歷史的，地理的，或是神話學的觀點去讀它的。這種觀點的不同，並不

就是深解淺解的差別，但是我們不妨說，從較多的觀點去求解，就是比較的「甚解」。

我們的科學愈分愈細，各種科學間的相互關係也愈趨愈密，就是對於一件文字的製品（一本書或一篇文章），也可能以多種不同科學的觀點去研究它，其中有屬於文學（就是研究文字本身乃至由文字聯成的篇章的諸科學）範圍以內的，也有不屬於文學範圍以內的（例如上述兩書之歷史的，地理的，或神話學的研究都不在文字學範圍以內），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在文學的範圍以內對於一件文字的製品可能有幾種觀點，換句話說，所謂文學這個大範疇是可能包括幾種不同科學的。爲求說明上比較具體易曉起見，我們也照識丁篇的方法拿一個實例來研討，不過這裏不是一個單字，而是一篇首尾完整的短文了——就是「不求甚解」這句子所指出的五柳先生傳。

這是一篇從一千五百年前傳下來的文章，所以我們第一點要問：現在我們看見的這篇文章的形式，是否是作者寫下它時的原形？是否字句之間一點都沒有走動？這個問題很不容易回答，因爲我們現在由五個來源——陶淵明集，梁昭明太子（蕭統）的陶淵明傳，晉書隱逸傳，宋書隱逸傳及南史隱逸傳，見到的這篇文章——字句上都稍稍有點出入，這就難以斷定那一篇是作者的原式了。現在依據陶淵明集（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將全文抄在下面，其它四個來源所見的字句不同用括弧分別註出，以便比較：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晉宋南無「也」字）亦（晉宋南無「亦」字）不詳其（蕭晉宋南並無「其」字）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南無以上十二字）開端（蕭晉宋南「靖」並作「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蕭晉宋南並無「便」字）欣然忘食。性嗜酒，（蕭晉宋南「常」並作「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蕭晉宋南並無「而」字）招之，造飲觀（

晉「輒」作「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晉不吝情去留（晉無「去留」字）。壞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簟瓢屢空，晏如也，當著文章自娛，頌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點裏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儻乎？嘲讐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此贊蕭晉宋南並無。）

我們從文章的眼光看起來，似乎這篇文章的五個來源當中，見於本集的最為完善，見於晉書的最有缺憾。因為本集「不詳姓氏」句中有「其一」字，「欣然忘食」句首有「便」字，就都覺得文意爽朗得多；晉書「造飲輒盡」作「必盡」，與下句「必醉」字複而意晦，「曾不吝情去留」句無「去留」字，便覺文意不完。我們知道晉書是唐貞觀中編的，較為晚出，這種缺憾或許是由傳鈔訛脫所致罷。但是本集中的這篇文章之似乎比較完善，並不就能證明它是作者的原文，因為原文本來有小疵而經編集者把它改好的例子，是校勘學的歷史上往往有的。

關於陶淵明集的傳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案北齊楊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撰六八卷。……休之參合三本，定爲十卷」。又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今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楊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書自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現在我們所依據的這個宋本也是十卷的，編次與吳氏所述略同，那末大概也就是楊休之的編本了。（此經宋人箋註，元人李公煥本編次與此悉同。）我們疑心楊休之當初參合三本而成此本的時候，見到文句不大順口的地方，便認為它有脫

誤而臆加增補，這樣跟着統沈約（宋書的作者）所傳的這篇文章不盡相同的罷。但這不過是我們的一種推測，終於無法可以證明的，我們對於這一步工夫只能做到這種推測為止了。

這第一步校勘學的工夫就是文藝批評的一種

名字叫做「校勘的批評」（Textual Criticism）。尤其是對於古書的研讀，這一步工夫是最基本的，因為忽略了這步工夫而遽施行批判，那是很容易鬧出「瞎子斷區」的笑話來的。怎樣叫做「瞎子斷區」呢？據說從前有兩個瞎子互爭自己的眼睛亮，約定到一家人家門口去認一塊正要掛出的匾上的字，請公正人給他們評斷誰是誰非。先期他們都私下到那家人家去探知那匾上的字，到時候他們去比賽了，甲說那是什麼什麼幾個字，乙說甲只看見大字，自己還看見小字，便把他預先探知的旁邊小字也念出來。甲不服，請旁觀人給他們作證，旁觀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因為他們去得太早了，其實那一塊匾還沒有掛出來呢。如果我們所讀的一本書或是一篇文章本來是假的或是錯誤的，我們却不先加辨別，便一本正經的評論起它的好壞來，那情形的可笑也正像這樣。

字句既經校勘確定之後，這樣我們可以進而研究對於本文了解上和欣賞上有可助益的種種事實。即如這篇五柳先生傳，我們如果只見過陶淵明集所載的，就不曉得這五柳先生是個什麼人了，直至見到沈約宋書陶潛傳說他「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蕭統傳，晉書，南史略同。）這纔曉得這篇文章就是作者的自傳。於是我們可以拿他的其他詩文來和這自傳互相參證，以期了解上更加深澈。

領酒詩二十首之一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又一云：「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這便是傳中「榮靖少言」一句的注脚。詠貧士七首之一云：「安貧守貧者，自古

有黔妻。好爵吾不榮，厚餽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這便是「不慕榮利」一句較詳盡的表現了。

關於「好讀書，不求甚解」一節，上文已引讀山海經的第一首詳細說明。

「性嗜酒」——會不吝情去留」一節，及「常著文章自娛，頌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數句，都在飲酒詩二十首中有過較具體的表現。其一首云：「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祓所惑。觴來爲之盡，是詰無不塞。」又一首云：「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撫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又飲酒詩自序云：「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醉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都與傳中的簡略自述完全融合。

其「壞堵蕭然——晏如也」一節，則一見於「淒涼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勁氣侵襟袖，單飄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忙。」（癸卯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一首），又見於「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怨楚調示彭主部鄧治中一首），又見於「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首）

經過這樣一番研究之後，我們便不但可以完全證明這篇五柳先生傳的確是作者的自傳，同時也使得這篇文章的解釋臻於深微而不容錯誤。這種工作也屬文藝批評的一種，名爲「考釋的批評」（Interpretative Criticism），因為它的方法是參合考證，它的目的却是深入而正確的解釋。

解釋既已深而正確，我們這纔可以進而加以評判的工夫，這一步工夫必須經過兩個階段：一是對那作品作直觀的欣賞，因而獲得一個印象；二是憑那印象所造成的效果，以估定那作品的價

值。前者名爲「印象的批評」（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後者名爲「裁斷的批評」（Judicial Criticism）。陶淵明的「不求甚解」，其實就是做到印象的批評爲止而不加以裁斷的意思，不過他有時也把讀書所得的印象發而爲詩，那也仍舊包含着一種評斷，不過不用批評的形式罷了。關於陶集的批評，要算戴嵩的陶淵明集序爲最早，同時也最好；不但評到他的詩，並且評到他的文，因而可以適用到我們現在討論的這篇文章出來。那篇序的一段說：

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
，抑揚爽朗，莫與之京；橫采波而旁流，千奇雲而
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確而且真。

五柳先生傳就是一篇「論懷抱」的文章，蕭統給它揭出了一個「曠」字和一個「真」字，大約是跟我們現在讀後的印象是一樣的。他的「精拔」「爽朗」等等屬於風格的形容詞，以及「素波」「素雲」的譬喻，也許我們所得的印象相符得合。這就是蕭統給與陶文的印象批評了。至他論到陶文的價值，在同序裏另有一段道：

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
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踏，
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華遠，遠求柱史：此亦有
勤於風教也。

這以「風教」爲標準的價值批判，就是一種最最正規的裁斷批評，我們不能說它已經太陳舊了，最最因爲文藝的社會功能畢竟不是有財「風教」罷了。

這以上的研究都屬文藝批評的範圍，再要研究下去就進入「修辭學」（Rhetoric）的範圍了。

廣義的修辭學是包括文體論在內的，現在這篇五柳先生傳，實際上是自傳的「質」，形式上却是第三人稱的傳記。史通列傳篇云：「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傳者，列事也。——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後經演變，則傳可不限於史籍，也不必「錄人臣之行狀」，甚至於不必「列事」。即如此篇，只是概念地陳述五柳先生的性格，並沒有列舉具體特定的事跡，便是傳的「體」了。至於傳後附贊，也是漢以來的一種體裁。文心雕龍頌贊云：「讚者，（贊同）明也，跋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豪

其次，從修辭學的觀點去分析這文的風格；因為經過印象的批評，已經獲得風格的認識，但必須經過修辭學的分析方能更够得到風格的說明。上文說過龍和會輕誤出陰文有「爽朗」的風格，跟我們對於這文所得的印象相符。現在我們由修辭學分析的結果，對於這種風格可得如下的說明：

（一）凡屬概念的陳述，常比意象的鋪敘覺得「爽朗」。這文除了「壞堵」外，其餘都是概念的陳述，所以讀者無須進一步會意的工夫，便可直接理會作者的意旨，因而覺得直爽而明朗了。

（二）既然差不多全篇都是概念的陳述，所以就容不得辭藻——從首至尾竟沒有個明喻，或者其他的修辭格。這也是構成「爽朗」的一個因素。

（三）這文的字面都是淺近平易的；除了「壞堵」（禮儀行：「像有一畝之宮，壞堵之寶」）、「簞瓢」（論語先進：「一箪食，一瓢飲」）、「屢空」（論語先進：「回也其庶乎，屢空」）、「晏如」（漢書揚雄傳：「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等語有出典外，其餘都是常語，所以不會使讀者感到難深。

（四）這文的句法都很平順，沒有過分省略的，沒有詰訛倒裝的，所以即令現代讀者讀起來也不會覺得它古奧。

我們對於這文的修辭學的研究，大概只有這點可做，因為作者本來不注意修辭，所以修辭學的現象並不多，我們也就沒有很多工夫可做了。至於修辭學本身所能做的事，當然不止這一點，將來我們還要佈一個專篇來討論它。

由此再分析下去，便要進入文法(Grammar)研究的境界了。這也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文法可以包括作文法，那末關於文章組織的研究也在它的範圍以內了。

（五）研

究的範圍，從組織上看，我們現在研究的這篇文章天然第一段：第第二段至「因以爲號焉」，說明五柳先生之

所以得名；第二段只兩句，總述五柳先生的性格；第三段至「欣然忘食」，講好讀書；第四段至「吝情去留」，講性嗜酒；第五段至「晏如也」，講他安貧；第六段至終，講著文自娛，因亦忘懷得失。

全篇組織的脈絡可從內容思想和文法結構兩方面去觀察：

先從內容上看，第一段說「不知何許人」不詳其姓字，就已包含着這位先生不求人知的意思在內，跟第二段「閑靖，少言，不慕榮利」的意思密切相關了。

第二段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其餘五段都不外是這個主旨的預伏或分疏，就是後邊的贊，也是由這主旨發生出來的。

第三段的「好讀書」和第四段的「性嗜酒」，都承「株靖」兩字而來，較具體的寫出一種株靖的生活。至於讀書而不求甚解，會意而只欣然，那末那一「少言」兩字的意味也被暗示出來了。

第五六兩段是承「不慕榮利」一句而來的，也不過使這純概念的陳述獲得一點比較具體化的說明罷了。這其間的論理上的聯繫是：「不慕榮利」由於「忘懷得失」；唯其「不慕」，故能「忘懷」。且此「忘懷得失」已經成了「己志」，亦不過以此「自娛」，終不

贊中的前段亦承「不慕榮利」一句而來，特用引證來說明五柳先生即屬黔婁的一傳；後段則兼承他的第四第六兩段，不過用感懸的語氣說明這樣的人該是無懷葛天所的時代有的。這種說明為贊所應有，但所說明的對象還是由傳出來，所以既傳的部分仍舊有著內容的聯繫。

經過如上的解剖，我們就覺得這篇短文初看不可誤解，以為當初作者為這篇文章的時候，經營，方纔能够獲得這樣精密的肌理。不過我們初看這一篇傳，以爲當時流行的體式，他却一定只求於眞誠，採用當時流傳的體式，他一示已志「精表達，料想他从不肯跟後代人做八股文那樣

而省略的。一直灌注下來，但也可說蒙上「茲若人」的範圍，我們却不妨將它歸入廣義的文法，因爲就述免文注的對象如果僅以獨立句爲限，它的效用就不甚多，且因中國語是留音綴的語言，並非印歐語言那樣形態上的變化，如果要把它歸入廣義的文法範圍以外去，那末我們的文法的種種多大事情可做了。不過我們這裏用以分析的一例，指示文法術語都未曾加以解釋，因爲現在不外乎一種分分析的方式，以作「甚解」的詳細節目，只得等後面的專篇來講了。

我們的工夫做到這一步，總算已經把這位「五柳先生」——「甚解」得體無完膚了，假使我們能把五柳先生從坟墓裏討出來，拿這一個文字製品逐漸伸展到一切知識的範疇裏去，那末我們的新文字和文字製品這個範疇自然也逃不了它也像五柳先生那樣「不」求甚解則已，否則唯有向科學投降。

這裏所指示的，就是科學統治了文字的國土之後，這除了上次識丁篇裏所指出的幾個管轄區域，還可能有其它幾個什麼區域。現在我們知道科學對於文字製品——就是由各個文字聯結而成的科學的管轄，可大別爲三個區域：

一、文藝批評，修辭學和文法。這三種科學限於文字的學問。這跟現在流行的所謂「文學」不同，現在「文學」是「Literature」的日本譯名而言，其實不通的，因爲普通都指作品而言。

二、國故論衡中卷文學總略。這個定義曾受新文學家的抨擊，現在顧名思義起來，倒覺得並沒有什麼毛病了。我爲便利起見，主張拿「文學」這兩個名稱來包括關於文字和文辭的一切學，意

杜立特降落天目記

賀揚靈

一 雨夜機聲

天目山位置於浙江極西北的點上，拔海一千六百餘呎，有常綠的叢林與古刹，居住着四五十戶儉樸的人民，因為山高地僻，民國以來多少次戰亂，都沒有踏進這片土地，一向的生活是樸素而閑靜。

抗戰初期，浙西行署設在這裏，它帶來戰爭的氣氛，古舊的生活開始變動，蛻化，一切都是新樣的，政教人員來了，青年來了，士兵來了，許許多多前所未有的事情顯露在面前，給這座世外的名山留下訴說不盡的故事。

我來主持行署是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在長期的駐留中，遭遇到六次以上的盲目流竄和一次殘酷的轟炸，於是這山裏的居民，直接受到了戰爭的災難，無情的彈火摧毀了全山的精華百分之七十，甚至最無敵意的寺院，病院，學校，報館和老百姓的猪圈，也成了敵人軍事的目標。

這裏也發生了一次最意外的遭遇：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天氣陰霾，山裏的白晝顯得分外的短促，五點一過，屋外已經是漆一團，霧氣從門窗的隙縫中透進來，春寒逼人。飯後，天氣越來越壞，暴風夾着驟雨，一陣緊似一陣，這時我正在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處理一件不關緊要的公務，偶而聽到一陣低沉的引擎聲，起初，我還以為是風刮樹林的呼嘯，過後，這聲音不絕的在山四圍迴蕩，時遠時近，我確信這是一種轟炸機上發出來的吼聲，立刻打電話給高警覺，施行燈火管制和派出必要的警戒。機聲一直在左近盤旋，約莫有二十分鐘，忽然一聲巨

響，落在不遠的山外，消逝了。屋外除了風雨交作的喧擾，再也聽不出其他聲息。

這一夜，大家都以這怪機聲做話題，打發壞天氣帶來的不愉快之後，懷着不安和詫異的心進入睡鄉。

二 蘭落傘部隊

我住的房子叫潘莊，是築在山坡上的一所別墅。五點鐘起來，看看天雖稀稀疏疏的下着小雨，但峯巒外一片蔚藍，天空開始明朗了起來，叢林間和山腰裏霧波飄流，一夜的風雨似乎帶來了春天的溫和，眺望着遠處，覺得心曠神怡，我再也想不起昨夜的不愉快了。

我的佣人走來告訴我，說臨安縣政府，來電話報告，離天目山三十里左右的青雲橋附近，發現德意的降落傘部隊，鄉民正在兜捕，這是一個驚人的報告，但我委實不敢相信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情，接着駐在離天目山十里外的青年營士兵，從白灘溪也來電話說有兩個外國人要送上山來。

這倒使我迷惑起來，怎麼天目山的外圍被外國人暗地侵入了嗎？但是這是從任何一方面推測都是沒有理由的。

四 土槍兜捕

「今晨有個老百姓走過山林，發現有三個帶槍的外國人躲在裏面，他就想起政府裏宣傳說要當心德意日的降落傘部隊，就趕回去告訴鄰近各村，鳴鑼集合當地的土槍隊四處兜捕，偏偏這三位美國朋友不會說一句中國話，祇好一面搖手，一面朝天開槍，逃到高山上去了，他們還以為降落傘在敵人的佔領區裏了，幸而區長得訊得快，他會說幾句英語，跑到山腰裏招呼他們下來，纔沒有

了當時的我，也震驚了全山的人們，我立刻要他們護送到這裏來，同時囑咐我的妻子繼芳去準備一點半西式早餐，歡迎我們這兩位難得的客人。

七時三十分，李營長陪着他們上來。

那個短小精幹的美國朋友一上來就緊握着我的手，說了許多感謝的話，一面他又誇說自己的運氣，和上帝的佑護，才不致降落在敵人控制區域裏。他率直的介紹自己叫做杜立特（Doolittle），領導這次轟炸東京的就是他，那個高個子叫做寇爾中尉（Cole），是一個得力的助手，最後他又幽默的介紹他的靴子，說是昨夜他降落在一片剛施過肥的水田裏，這靴子灌滿一肚子臭水，他討厭它就丟在地上不要了，但是第二天走路認為還得用靴子，又把我的老伴找回來。他說得那麼認真，滔滔不絕，叫你怎樣也不相信他是經過了二十小時的風雨和饑餓迫害的人物。繼芳來叫我們去進早餐，這才使他收拾起話匣子，看看自己那付狼狽的樣子，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第一次困惑地伸出手來和她握手道謝，最後他又埋怨自己不很懂得對中國女太太們的禮節。

餐後他們都洗了一個澡，換上他們陌生而我們穿慣了的服裝，拖着布鞋蹣跚而行，還是滿口的「頂好」「頂好」，引得我們哄堂大笑。

三 潘莊初遇

鹽洗以後，我苦思這個題目，找不出最好的答案，接着青年營的李營長來電話，才解除了我的疑慮。原來駐在白灘溪的士兵，發現一家牛車裏躲着兩個穿軍衣的外國人，一個短小精幹，一個比較高大些，經詢問以後，才知道他們是昨天日本主要的城市第一次遭受了空中的襲擊。這消息震驚

酿成意外的悲剧。

我把這消息轉告杜立特，他高興得跳起來抱着寇爾狂吻，大聲的說：

「謝謝上帝！我們都活着了！」

六
雜錄以前

炸的目標——東京、大阪、名古屋、橫須賀等地以及預備降落的中國空軍基地如衡州，玉山和麗水，並且特別在重慶做了一個觸目的記號。

這時候我的女孩寶寶放學回來，推門看到這些外國人，輕手輕脚的走到我的身旁，張大着眼睛，一個一個的端詳他們的面貌，驚異地牽着我衣角小聲的問：「這個人是那裏來的？」

東京投羅

一點鐘左右，李區長護送包特（Potter）中尉，白萊米（Brdeemer）軍曹，和里那得（Lieutenant Ward）軍曹來了，這三個人長得一樣的強壯，有一位手上長着茸毛，凶狠的臉，掛着手槍，緊張的看着我們，直到他們發現了他的領隊——杜立特，狂喜的衝過去。杜立特張開兩臂，緊緊的擁抱他們，和他們一一接吻，撫弄他們的頭髮和面龐，並且反覆的說：

「伙伴們，我們成功了！我們都活着！」

五 午餐前的新聞

過了兩點鐘，禮芳才來邀請客人去進午餐，我們依次坐下，每個人的面前，早就放着斟滿了紹興酒的杯子，我正要起來舉杯慶祝他們的成功和健康，他們忽然低下頭，默默地做起禱告來：上帝保佑了我！

「上帝保佑了我，」室內的空氣顯得頗為嚴肅，我雖然不是基督教徒。

信徒，也不會做禱告，我只像在總理紀念週時那樣的靜默，也爲他們慶祝再生，慶祝勝利。大家都喝了些酒，興致極高，爲了紀念這次奇蹟式的遭際，飯後在門口拍了一幀相片，後來他們想到衣服不整，鬚子未刮，又有些不安和歉意，一種難以言情的神態一再的表示出來。

在小客廳裏休息

大家圍坐在一只木漆圓桌的四邊，就說起這件事情的經過。杜立德還從口袋裏抽出一張地圖，據說這圖是根據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測量局一九二六年繪製成的，比例四百萬分之一；不但是過於簡略，而且有不少錯誤的地方。他又對我解釋美國現在還沒有一張可供飛行用的遠東詳圖。接着他又希望中國政府能幫這個忙。我看到那張地圖上畫着許多紅圈和直線，杜立特告訴我這是指示要轟炸

杜立特的談話是激動的，他說到緊要的地方，用一個手勢加強語氣的力量。起首他說他是一個空軍中校，他又指着他們的伙伴說：「參加這次帶着極大危險性的遠征，都是他們志願參加。日本人不顧道義的偷襲珍珠港，每一個美國人是不能緘默的，我們要報復這一個仇恨，於一九四二年一月開始嚴密的準備。在格林飛機場上，我們訓練了三個月，完成許多必要的學習。出發的地點在舊金山，當時有航空母艦兩艘，一艘就是「黃蜂號」，載着中型轟炸機十六架，一艘載着戰鬥機。」杜立特說到這裏楞了一下，歎然說：「種型和數目現在我也記不清楚了。此外還有巡洋艦四艘，掩護我們前進。我們在艦上，一面檢查裝備，一面繼續學習。」

「我們駕駛的飛機，是陸軍B-25式雙引擎中型轟炸機，每一引擎有一千七百匹馬力，每機可帶重五百磅的燒夷彈四枚，這種燒夷彈，內含有一二八個小燒夷彈，當母體爆炸的時候，這些小燒夷彈就像流星一樣的施放開去。駕駛員五名和輕重機關槍三挺。」

「我們駕駛的飛機，是陸軍九〇式雙引擎中型轟炸機，每一引擎有一千七百匹馬力，每機可帶重五百磅的燒夷彈四枚，這種燒夷彈，內含有二八個小燒夷彈，當母體爆炸的時候，這些小燒夷彈就像流星一樣的施放開去。駕駛員五名和輕重機關槍三挺。」

「十六架飛機裏面，有七架指定去轟炸東京，其餘的分炸東京附近的大阪，神戶，橫須賀和名古屋等地。」這時杜立特驕傲地指着地圖上的紅線和紅圈說：「我們爲了尊重一個國家的尊嚴，和減少日美民族間的仇恨，我們的任務是去摧毀日本軍需工業，不准轟炸皇宮。」

「十六架飛機裏面，有七架指定去轟炸東京，其餘的分炸東京附近的大阪，神戶，橫須賀和名古屋等地。」這時杜立特驕傲地指着地圖上的紅線和紅圈說：「我們爲了尊重一個國家的尊嚴，和減少日美民族間的仇恨，我們的任務是去摧毀日本軍需工業，不准轟炸皇宮。」

「我們的飛機掠過皇宮的上空，真不曉得那位皇帝躲在什麼地方，我猜想當我們投彈的時候，他一定吃驚不小的。」

怎樣學習普通化學

程祥榮

普通化學（General Chemistry）是學習化學的初步課程，其內容包含各部門的化學，範圍很廣；又因學習者，自初級中學高級中學以至大學一年級，既有各種不同的程度，所以教本的深淺詳略，亦彼此相異。然而無論範圍如何廣泛，程度如何不齊，其在學習時應遵從的根本方針，却須相同，即確實理解化學的基礎以便於此後的進修。本文為說明此種根本方針而撰寫，擬先解釋理論的重要性，次述實驗須知，最後則草訂若干條複習綱領，俾能綜合片段知識而成爲有組織的體系。

理論的重要

初學化學的時候，有些學生首先注意於實用的事項，他們以為化學既是研究物質的科學，其應用必甚重要，於是就常問着：這種物質有什麼用處？那種物質怎樣製造？教師為答覆此類問題，可由教本上的記載，重複講述一遍，或舉出一二點常見的事實，輕巧地說明過去。其實凡是有關實用和製造工業的問題，因其闊聯甚廣，并不易如此簡單答覆；況且由於答案的簡略而不完全，很容易引起誤解，就會產生一知半解的弊病。所以在學習化學的時候，必須辨別實用和理論是那一樣較爲重要，因為假若實用問題果然是第一等的重要，那末現在通用的教本均非改編不可。如果理論比較重要，就應該學習化學的理論，求其徹底明瞭，而在同時即不可另存着希望，以為物質的實用問題亦能完全知道。

科學上的成就均基於原則及理論發展而來，並非由於實用方面所促進，試由化學史加以考察，即知化學基本理論的研究和發明，方纔是推動其迅速進步的主要因素。例如鋅爲中國首先所發明，據 Holmes 所著普通化學教本中的記載，就寫着：「中國人在六世紀時業已游離鋅元素，但是歐洲人對於鋅之游離，直至十八世紀尚未會作何進展。」我們固然發見得很早，但是從沒有提出像「元素」這一類的基本理論，也沒有說出元素和化合物的區別。假若當時能將已知的元素，開列一張表單，則今日化學之進步必能提早多少年代，其貢獻偉大，殊難想像。然而古人只知鋅爲製造黃銅（我國古代稱黃銅爲鎘）所必需，雖其用途甚明，而對於物質結構的一般認識，却未創造基本理論，故不能促成化學之科學的進步。

由天然物製取純粹的化合物，由化合物分解爲元素——此事在今日視之，固然是很平凡，但

說：杜立特惋惜的吐出一口氣，停了一下。繼續

飛來，我談得這是胡佛中尉的飛機，他很安全地飛身轉向南方，因爲原定的計畫，我駕駛的一架飛機被擊落了，我還開了日本的領空，有一架友機自左方飛向中國杭州灣的南面飛去，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欣慰。他的伙伴聽到這裏，熱烈的鼓起掌來，有的抱着杜立特狂吻，但是他推開他們，變得非常莊嚴的說：「孩子們，收起你們過早的歡樂吧，我們和胡佛中尉雖然獲得了安全，但是還有十四架人機不知下落，我們能不爲他們擔憂嗎？」

八 被迫降落

杜立特講話非常流利，有規律，像是一個陸軍大學裏的教授，也像一個久歷戰役的軍事參謀長，他講話的時候，用一枝粗的紅藍鉛筆在地圖上東指西畫，最後他指到中國地帶的一部份，停止着說：

「我們奉命降落的地點，是衢州、玉山和麗水三個機場，當我飛抵中國海岸的時候，天色昏暗，氣候忽然變得很惡劣，海面瀰漫着雲霧，天也一點點的黑下來了，爲了適應風向，我只得把機身略向左偏，飛到天目山的上空。那時地面多霧，看不清究竟是個什麼地方。我們在烏雲層裏盲目地盤旋了十多分鐘，仍然沒有和地面取得聯絡。這時候，汽油已經用盡，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做飛行的打算了。」

「於是我們決定跳傘降落，也無法顧到下面是不是日本人的控制區？我把油箱閥閉以後，五個人就依次的跳下來，我是最後離開飛機的一個，會聽到飛機觸地的響聲，我不知道它現在落在什麼地方，成了什麼樣子，我希望再看到它一次。」

說到這裏，杜立德沉默了一會，好像爲他的飛機誌哀似地。（未完）

在古代却未發明此種平凡而顯著的事實。由化合物的定比定律，可以求得元素間互相化合的重量（即當量），並可進而決定每一種元素的原子量——此種重量關係在現代化學上亦為平凡的基本理論，但在古代則毫無所知。至於二十世紀的新發明，例如由放射性元素和同位素的事實而推論原子結構，更非古人所能想像。由此可知理論的發展可使科學進步，其結果遂能擴大實用的範圍；倘若只研究實用問題而不能發明理論，則科學將停滯不進步。故在學習普通化學時，寧可撇開實用問題，先注重理論的認識，然後始可聯繫基本觀念而成爲有系統的化學知識。至於化學工業等類的教材，在此初學時期，只須視作理論的應用而略加考察，即爲滿足。

實驗類知

其次，另有些學生對於化學實驗很感覺興趣，這種興趣必須將其導入科學的正軌，如果是像玩弄遊戲似地，看示範實驗或參加分組實驗，那就毫無意義了。科學上的一切成就，均由實驗得來，而研究化學，更不能離開實驗。但普通化學實驗乃爲便利初學而設計，其目的在於指示基本觀念（示範實驗）或使學生練習各種實驗操作（分組實驗）。示範實驗大都選擇顯明的反應，此種反應可引起驚異，但其目的原爲指出現象的真相，因而明瞭化學理論，決不希望只發生好奇的興趣。學生分組實驗常選擇一些稍爲複雜的製造法和分析法，希望由此以養成良好的習慣，使學生熟練於蒸餾、過濾和結晶法等類的操作，並欲使其察反應中間的定量和定性關係。由此可知

在化學實驗室中，必須將其觀察事項詳細記錄，並須加以整理和思考，決不可漫然毫無準備。

此外尚應知一切化學理論必須根據於廣汎和嚴正的實驗，但是普通化學所選出的實驗，因其種類甚少，即不能廣汎，又因其限於初步學習的程度，亦不能十分精密嚴正。換言之，即學生須由狹小範圍內的實驗事實，以推論最高理論，並須運用近似數值而窺測嚴正的定律，本來不甚符合理則，故於實驗之外，必須多讀參攷書，多用頭腦思考，以補此缺點。總之，化學研究實驗與普通實驗，其性質極不相同，因爲普通實驗只爲輔助理解，並非如研究實驗乃爲發見新事實或新理論。須知初學化學所做的實驗只爲練習，並非研究，故其本質自然相異。

複習綱領

(一) 基本理論：怎樣由原子學說解釋物質不滅定律，定比定律及倍比定律？怎樣由分子學說以解釋氣體反應定律及其他有關氣體與溶液之定律？當量與原子量如何測定？分子量如何測定？何謂可逆反應及化學平衡？化學反應與熱能有何關係？化學反應與電能有何關係？分子式表示何種事實？結構式表示何種事實？化學方程式表示何種事實？

(二) 元素之分類：根據原子量或原子序數所作的分類，即爲元素週期表。此表一面可以表明各種元素所有物理性質和化學性質的週期性，另一面亦可表示各種元素的原子結構。但元素週期表具有多種不同的排列方法〔註〕。應選擇數種最有特色者讀習之。

(三) 非金屬元素的氯化物和氧化物。
(四) 酸類：可分爲含氯酸類，不含氯的酸類和有機酸類而加以整理。

(五) 金屬元素之氧化物。

(六) 氧氧化物：可分爲溶解於水及不溶解於水者，亦可分爲鹼性，兩性與酸性而加以整理。

(七) 各種元素之硫化物及氯化物。

(八) 鹽類：重要的鹽類可分爲硫酸鹽，硝酸鹽和碳酸鹽類而加以整理；此外如磷酸鹽，硫酸鹽，亞砷酸鹽，矽酸鹽等，亦須擇要選出。

(九) 金屬之冶煉法：可分爲活性金屬，貴金屬和普通金屬的三類；而普通金屬的冶煉法又可分爲由硫化礦物與由氧化礦物所冶煉的二種。

(十) 有機化合物：應先理解結構式的重要性，次依結構式而作分類研究；又關於有機化學反應，亦可作分類研究，但初學時僅須擇其最普遍者整理之，似不宜從事於一般的考察。

〔註〕元素週期表有各種排列法，可參攷下列書籍：

H. I. Schlesinger, General Chemistry
(1938)

程祥榮編著，新撰高中化學下冊（成都普益協會社發行）

又關於原子結構與週期表，以參攷H.G.Grimm氏及R.Gardner氏所排列之表格，最易了解，其詳載於下列書中：

C. H. Douglas Clark,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atter(1934)

相對論

(Relativitats Theorie, 1915)

劉燕谷

A·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

[傳略] A·愛因斯坦是現代著名的物理學家兼數學家。一八七九年生於德國。就學於瑞士之楚里舒 (Zurich) 大學，歸化於瑞士。一九〇一年，就柏林之特許局技師之職。其後，曾先後執教於布拉格及楚里舒大學，一九一四年，應柏林大學之聘。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後，專以殘害猶太人為政策，愛氏亦被放逐，現尚滯留美國。他在理論物理學界中的最大功績，便是確立了相對性的原理。由於這一原理的確立，不僅是物質現象，即光的現象，其絕對運動，亦被否定。任何可由經驗獲得的運動，都是相對的。其主要的著作，為「關於運動物體的電氣力學」（一九〇五年），「相對論」（一九一五年），及「關於特殊的及一般的相對性原理」等等。

[概說] 「相對論」一書，在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愛氏所稱為「特殊的或限制的相對性原理」，而另一則為可以普遍地應用的

「一般相對性原理」。關於特殊相對性原理，愛氏在早年所發表的許多論文中，已有述及；而其思想的完全成熟，則為一九〇五年在「物理學雜誌」上所發表的「關於運動物體之電氣力學」一文。在此論文中，他討論到光速度不變的定理，羅蘭茲的轉換式的演繹，關於時間與空間之長度的判斷，以及電磁現象的法則等等。愛氏在光速度不變的情形之下，也就是在萬有引力不存在的情形之下，證明這個原理可以成立；於是他在一九一五年，他在德國物理學會會報上發表了二篇論文，題為「一般相對性原

理及其在天文學上之應用」，便是說明這個原理的。

不消說，愛氏所發表的文章，除了上述兩篇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的論文；不過最主要的，却莫過於此。自然，要了解他的理論，非有深遠的數學修養不可；不過這裏所說的，只是就他的最有興味的主要點來加以簡單的說明。

關於愛氏的理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否定以太的存在；對絕對空間與絕對時間的否定；認定宇宙是有限的；以及一切運動，不能絕對地測知，而只能相對地測知等等。
牛頓的萬有引力說（地心吸力說），是建立在絕對時間與絕對空間的假設之上的；可是愛因斯坦則認為所謂絕對時間或絕對空間，我們根本就沒有方法可以測知。在這個宇宙當中，找不出任何絕對的標準，這是愛氏的宇宙觀。我們現在舉一個淺近的例子來說：從上海到南京，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可是這拿什麼來比較呢？當然，我們的意思，大概是說它比到蘇州的時間要來得長。又是我們說上海的國際飯店房子相當高。而這又是拿什麼來比較呢？這也是說它比我們家裏的房子要高得多。可是這種時間或空間的觀念，可以給它顛倒過來，就是說上海到南京的時間，要比上海到北平的時間來得短；國際飯店的房子，要比美國紐約的摩天樓來得低。總之，我們對於時間的長短和空間的大小，沒有任何絕對的標準。不但如此，一切的東西，都是相對的。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我們可以說一種物體的運動，只是限於對他種物體而言。

正 活 生

普 翁 作

只有他能瞧着
用不怕的視線

生活正直的人
他的心是無罪的，
不做一切詭詐的事情，
他的思想是切實的；
他渡着寂寞的長年
純潔地，歡樂地，
他不被希望欺騙，
他不因憂愁失意；

那人既不高塔，
也不要堅固的密室，
也不要衛護的盔甲，
躲避雷霆的襲擊；

現在讓我們來舊話重提：我們對於時間的計算，以什麼來做標準呢？大眾都知道是指地球對太陽而言的。可是我們在地球上所用的時間，是不是在其他行星上面也同樣適用呢？這當然不是的。因地球自轉，依我們的時間來計算，需要二十四小時；而木星或土星，則只要十小時。所以

地球上的一日，是二十四小時，而木星或土星的。如果木星或土星上也有人類的話，他們假使觀測地球的自轉，那他們所用的標準，一定和我們的不同。這時候，如果我們提出質問「為什麼你們不採用我們的標準」的話，我急他們一定會用同樣的理由來向我們抗議。這樣一來，假使「宇宙」發號施令，要想規定一個時間的絕對標準，在星球的運動沒有獲得一致以前，這是決不可能的。我們只能根據某一對象任意地選擇一個標準，而決不能立足於任何的絕對的基礎之上！

其次，關於運動方面來說。我們說我們是動的，這是對地球而言；地球是動的，這是對太陽而言。可是太陽本身是不是也在對某一物體而動呢？對於這樣的疑問，在我們不能測知在空間中有一絕對固定物體以前實在沒有方法可以回答。

提倡光的運動說的學者們，他們假定了「以太」的存在。他們以為這個以太是無所不在的，而且是絕對靜止的。可是這個學說，經過麥金生及摩萊爾氏的實驗而遭了否定。於是「以太」的存在與否，便成爲疑問。而愛因斯坦更認爲沒有方法可以知道「以太」的存在。我們既不能知道「以太」那樣應該怎樣呢？愛氏以為歸於沒有質量的「以太」，我們既一無所知，自然也不能在「以太」身上，尋求絕對的標準。因爲如果「以太」是靜止的，則我們可以決定在「以太」中一切物體的速度；在空間中可以找出任意一點作爲固定點。可是如果「以太」是不存在的，或是我們不能知道「以太」的存在，則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來測知物體在空間中的速度呢？在這裏，愛因斯坦便得到了這樣的結論：絕對的標準是不存在的；所以也沒有絕對運動；運動是相對的，就是一種物體對他種物體的運動，即所謂相對運動。

牛頓把時間和空間分別開來考察，所以他認爲有空間的絕對標準來測量一切速度，同時，他更想像絕對時間的存在。可是「以太」是不存在的，而且我們對於「以太」也一無所知；如果沒有空間的絕對標準，試問時間的絕對標準，如何能够確立？所以愛因斯坦把一切都解釋作相對的運動。愛氏以爲時間和空間，決非如牛頓所說的那樣絕對性，而是相對的。他認爲空間和時間，永遠隱藏了他們自身的姿態，而僅僅只有兩者某種結合體，保持其獨白性。而由這個時間和空間所造成的世界中，一切

人直秉正杜譯

地獄的恐怖
天上的驚險。

命運帶來的憂慮
他不放在眼裏，

他把自然當作大書，
他的智慧人間鮮見的呢；

優良的思想是他的好友，
恬淡的歲月是他的財富，

地球是他寧靜的旅舍，
他人生的歷程多少樸素。

附註：托馬斯·蓋普翁生年不詳，僅知或於一六一九年三月死於疫病。所作以抒情詩最著，且大部可以歌唱。

物理的法則，以不變的幾何學的形象出現。這是愛氏所獲得的驚人的結論！

可是愛因斯坦所謂「四次元」的世界，又是什么東西呢？一直到现在爲止，我們要確定空間中某一物體的位置，我們只要考察它的長度闊度，及高度的三次元即可；但愛因斯坦却要在這裏加上時間，作爲四次元。據他的意見，所謂長度闊度高度，與空間同其意義。我們現在拿電影來作爲說明：我們看電影，就是用連續不斷的像片，在銀幕之上，逐次顯現。一張一張的像片，只能給我們以空間的感覺，即長度闊度高度的三次元的感覺。可是當它在連續不斷地出現之時，這時候，時間便起了作用，而給我們以時間與空間相融合的感覺，也就是四次元的感覺。在空間中的物體，當其以不同的速度運動時，即可造成不同的時間；可是在宇宙中間的一天體與他天體，他們之間的時間與空間，找不出一點關係麼？

宇宙的一切天體之間，我們不是找不到任何適當的東西嗎？可是，這就是時間融合於空間的觀念，即四次元的世界。在這裏，時間和空間，再也不可能是相互獨立的東西。我們假定把某一時刻上的「質點」（所謂質點，就是我們在計算上，假定把地球當爲中心的一點，而地球的全質量，即在於一點之謂），名之爲「世界點」，則此點在時間上所經過的經路，名之爲「世界線」。空間中任意質點的世界線，即可表示此質點在空間所轉動的經歷。但是這個質點，根據牛頓重力的法則，是相互吸引的。所以如果各質點用世界線來表示的時候，則這些世界線，是由壓力加於世界線上的曲。換言之，質點的引力，使時間及空間發生了歪曲。

現在我們試作一空氣球以表示宇宙，而於氣球之上繫一線以表示世界線。現在又試將此氣球加以壓榨，則此世界線在任何方面都呈歪曲的狀態。這裏，又發生了一個新問題。就是這個歪曲，是由壓力加於世界線上的結果。也就是由引力所引起的歪曲。這個歪曲的氣球，是實在世界的真的表現。依照牛頓的說法，在太陽周圍旋轉的行星的軌道，是橢圓形的；而行星則不論何時都循此徑運動。可是愛因斯坦以爲此徑也是橢圓的；不過當行星旋轉一週時，較本來稍爲前進一點；這就是說，橢圓的形狀雖然不變，而橢圓的軌道的方向，却稍稍有變更。而經過一世紀後，則此軌道便移到另一不同的方向。愛因斯坦這一理論，對於牛頓不能說明的水星的運動，作了有力的證明。

一年來的上海出版界

黃嘉德

在八年抗戰之中，我國朝野軍民，集中力量，為國家生存和民族榮譽而與敵人作生死的決鬥，軍事第一，其他一切都居次要。出版界須配合戰時情勢，要上軌道，當然是不容易的。現在抗戰勝利了，一切都在復員中，出版界也應該復員。勝利至今雖然已經一年，可是因為時局還是動盪不定，所以出版界的復員工作並未完成，出版界的情形也未改善。關於上海出版界一年來的情形，我想提出幾種現象來談談。

上海是我國文化和出版的中心，戰前如此，在勝利後的今日也是如此。在相當限度之內，上海出版界的情形，也許可以當做中國出版界的一個縮影。我們觀察上海出版界的現狀之後，無疑的可以比較了解今日中國出版界的動向。

關於一年來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我想由四方面來加以分析。

(一) 出版物的統計——上海的出版物可分三類，第一是報紙，第二是星期刊，第三是書籍。一年來上海已出版的報紙共有四十一種，包括早報晚報及每日出版的小型報。以張數而言，最多的每日出版三大張，最少的每日出版半張。期刊已出版的約有三百三十種，包括小報化的週刊。以性質而論，綜合性的期刊最多。有一部份的期刊只出一期或數期，現在已經停刊。書籍包括初版新書和再版書共有八百四十六種。以種類而言，最多的是文藝書。

我們根據這些統計數字，可以知道一年來上海的出版物在數量上並不算少，可是由內容和銷路方面看來，却不能使人滿意。

(二) 出版物的內容——一年來上海出版物內容的

貧乏是無可諱言的。以報紙而論，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許多報紙的大部份材料，是依靠幾個中外通訊社經常供給的；直接採訪的消息，除本埠新聞和一些國內新聞之外，却比較少。報館在國內要地及各國首都都有特派記者的為數不多。所以有些報紙的材料難免千篇一律，不能盡量發揮其個別的特點。這是很可惋惜的事。

以期刊而論，雜誌上的好文章不能說沒有，可是不多。大部分的文章都有缺點：有的材料不充實，內容空洞；有的由抗戰八股轉到勝利八股，造成一種陳套爛調；有的是傳單式的政治宣傳品；有的是投機取巧，東剪西集而成的雜湊文章；有的是低級趣味的無聊文章，與專門揭發人們陰私和造謠生事的黃色新聞。在這些文章當中，最要不得的是後者這種含有毒素的無聊文章和黃色新聞。在幾個月前，上海泛濫著一種小型報變相的方形週刊，就是這類低級趣味文字和黃色新聞的大本營。

這種讀物有一個時期達到七八十種之多，觸得出版界烏烟瘴氣，使正正經經的期刊的銷路受了打擊。這種黃色新聞不但在戰後物資缺乏的文化界糟蹋了大量油墨和紙張，而且侵佔了一部分正當讀物的市場，實在是很危險的現象。幸虧當局抱着撲滅黃色新聞的決心，把大部分小報化的週刊。以性質而論，綜合性的期刊最多。有一部份的期刊只出一期或數期，現在已經停刊。書籍包括藝類佔最大多數，其次為社會科學如經濟政治之類。自然科學及實用技術一類的書籍甚少。這種趨勢證明在戰後的今日，一部份著作人和出版人依然在遷就就輕，不肯在實用知識方面多下苦工夫。說到文藝作品，經過八年神聖抗戰，無數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都是精彩的題材；可是至今還未見有真正偉大的抗戰傑作出版。也許一

年的時間太短；假以相當時日，這種偉大的作品該可以陸續和讀者相見吧。

(三) 出版物的銷路——我國出版物的銷數素來很少，與外國比較起來，真有如小巫之見大巫。英美有一些報紙，日銷七八百萬份。期刊如美國讀者文摘月刊(Reader's Digest)每期銷到一千萬份，「婦女家庭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和「生活圖畫週刊」(Life)每期也銷到四百萬冊。普通新書銷上十幾萬册不算希奇。暢銷書有時可以銷到一百萬冊以上。回頭看看我國的出版物，戰前的情形不必說，以一年來的情形而論，報紙日銷十幾萬份者真是鳳毛麟角，銷四五萬份者寥若晨星。一般的報紙大抵只銷幾千份至一萬份。在期刊方面，專載黃色新聞的方形週刊在全盛時期銷過二三萬份，正正當當的期刊銷上萬份的已是屈指可數。一般期刊銷數只不過幾千份。書籍的銷路更有限得很。初版印兩千本，常常銷了一年半就還銷不完，有機會再版的，更是難能可貴了。

出版物銷路不佳，乃是文化低落一個明顯的象徵。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當然很多，比較重要的因素有三：

(一) 時局未定，各地交通運輸不便，印刷品寄遞常生障礙。在郵局寄遞可通的地方，如果比較遠的，如重慶昆明，常常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寄得到。(二) 物價不斷暴漲，印刷費及紙張價格增高，成本浩大，使出版物的定價不能不提高，因而影響到一般讀者的購買力。同時，有錢買書的人對書籍不一定發生興趣，而歡喜看書的又往往是窮小子，沒有錢買書。(三) 我國不識字者很少，有購書習慣者為數更少。一般人情願花兩三千塊

錢去聽一次京戲或看一次電影，而不願花兩三千塊錢去買幾本有價值的書刊，在這種情形之下，欲求出版物銷數激增是不可能的。

(四)文化人的苦悶——出版物最主要的是內容，而內容的文字是文化人費了心機搜集材料加以剪裁整理之後，統盡腦汁寫成的。所以文化人與出版物的關係最為密切。今日的文化人感到非常苦悶，因為社會一般人不重視他們所負的偉大使命，也不能給予他們應得的待遇。我國為文物之邦，自古以來是尊敬文人學士的。

士為四民之首，可是時至今日，文人學士是受社會所歧視的。「土農工商」似乎應改為「商工農士」才適合實情。在戰爭期間，社會情形反常，一般人重視物質條件，而忽略精神因素。勞力者所得的酬報往往比勞心者為高。許多大認為「百無一用是書生」，因為「書生」不懂生財之道，在物質方面沒有顯著的成就。在戰爭期間，物價高漲，生活困難，影響最深者不是商人工人，而是列為四民之首的文人學士。這是一種很可痛心的現象。勝利至今，雖然已有一年，可是物價還在高漲，一般生活還是不能安定。文化人還是繼續在被歧視，繼續在生活重壓下吃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文人寫稿所得的酬報，從來就跟不上排字工人的工資。現在印刷所的排工費是一千字七千元，而普通的稿費一千字却不過四五千元。在我國，文化人要靠寫文章來維持生活是不可能的。文化人雖然不受社會重視，可是他們還站在他們的崗位上，為中國文化的發展而努力。這種精神是值得頌揚的。

我們由上面的敘述，稍微可以知道一年來上海出版界的情形。關於改善出版界的現狀，我想提出四點來說：第一，先決的條件是時局安定，政治上軌道。如果時局還是不安定，政治還是不上軌道，一切發展都談不到。第二，如果要改進出版物的內容，我認為文化界的人士應該積極提倡有價值有趣味的文章，有價值而不沉悶枯燥，有趣味而不低級下流，才能引人入勝，鼓起一般

人的讀書興趣，使讀者開卷有益，掩卷有味。第三，如果要增加出版物的銷數，如果要文化普及，應該使交通便利，出版物成本減低，同時提倡讀書運動，使一般知識份子養成買書和讀書的習慣。第四，文人學士是國家文化最重要的建設者，應該受崇高的尊敬和優越的待遇。出版文化與國家建設及民族復興息息相關，希望社會人士在我國踏上世界五強之列的今日，不要忽視這一方面的發展（轉載衛聲報）。

教育文化新聞 本社輯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會議，定本年十一月在巴黎舉行，我國參加該會之籌備委員會，已設教育部內，現正分函國內各學術團體徵詢，建議事項及提案。

▲考古學家王永焱氏，在甘肅武都龍家溝，發現原人化石及石器甚多。該化石，經專家斷定，認為應係第三紀末期之人類。截止目前為止，世界各國經八十餘次之發掘所證實之人類，均為第四紀之人類。故武都原人如證明確屬第三紀之人類，將為轟動世界之驚人發現。

▲名舞踏家戴愛蓮女士，上月底在滬應各界請求，公開表演各種民間舞踏及苗藏民族舞踏，尤以「哈尼子背瘋」最受觀眾歡迎。今戴女士已與其夫名漫畫家葉淺予乘船赴美，將在美舉行大學舞蹈表演，發揚我民族藝術。又丘八詩人馮玉祥，將在美舉行大學舞蹈表演。

▲香迅全集及魯迅書簡集，最近重版，在光明書店發售預約。

▲內地復員歸來之學生，多錯過考期。教育部允令各大學，另舉行復員轉學考試。時期可能在九月底云。

▲教育部呈准行政院，將各校貸金生一律改為全公費生。

▲光華大學，校址在本市虹口歐陽路，房屋寬大，設備完善，校長由朱經農擔任。

▲夏大學，定九月十四日招考新生，報名前一日截止。開下期仍分靜安寺路與中山路兩處上課。

▲中國新聞專科學校九月十四日招生，報名考試前一日截止。

▲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本月內在京招生，遠道學生錄取後，即可入校，不必在途旅久候。月底落成。

▲國立交大，暨大，北大，均已招考完畢。國立

人的讀書興趣，使讀者開卷有益，掩卷有味。第三，如果要增加出版物的銷數，如果要文化普及，應該使交通便利，出版物成本減低，同時提倡讀書運動，使一般知識份子養成買書和讀書的習慣。第四，文人學士是國家文化最重要的建設者，應該受崇高的尊敬和優越的待遇。

編輯室代簡

編者

▲上海國立同濟大學工學院王仲甫君，陝西蔡家坡扶輪中學莊榮託君：來信及稿，收到。稿很好，決請你們做本刊的學校通訊員。通訊員證，等全部發表時，一起寄發。請介紹本刊給貴同學，以及和你們熟識的親友，請他們訂閱。

八月廿六日。

▲本刊學校通訊員應徵諸君鑒：承諸君熱愛本刊，寄與試稿，謹此應徵，本刊同人，十分感謝！下列事項，至請注意：

一、來稿勿要橫寫；

二、在通訊員證未發前，所有優待辦法，即已生效，請君訂閱本刊或購買書籍，可經由本刊編輯室轉，當照章優待，在通訊員證發出後，此辦法廢止，九月十日。

本社最近出版英文報紙讀法

李慕白 施端履編 定價六元七角

本社為引起閱覽英文報紙興趣，鼓勵研究實用英文起見，特編「英文報紙讀法」一書，其中選有最近英文長短報導共一百廿五篇，分為軍事、經濟、交通、運輸、國際、和平、安全七項，均係英漢對照，俾讀者對直接閱讀英文報紙得有門徑。本書所有英文單字及短語，均切實用，（附有註解），故讀者有此一書，既可訓練閱讀英文報紙能力，又可增加實用字彙，此外並附世界各通訊社及英美各著名報紙內容之詳細介紹及新聞略語，使讀者於澈底瞭解英文報紙得有指針。

雨字商榷

劉效先

譯：讀書通訊第一一〇期，吳稚老於答陳光遠先生「論簡字與六書」函中，對陳氏多所勉勵贊揚。內舉雨字：



真形

古文

小篆真形

隸

真

草

楷

稚老特別指出：許慎說文中，將雨之下部三遺去未解，陳氏訓爲「地氣上騰」，乃譽之謂「此特見也」，自是定評。但爲讀書立場，竊有疑義：

地氣上騰，睿或有之，正降雨時絕未之見也。雨後天晴，會見地面蒸氣（或可曰地氣）上騰。但是烟狀而非直線狀，此外不見有何地氣。既以科學（陳氏於吳稚老函介紹詞中自云以科學方法整理字學）整理字學，即不可以地氣古語，含諱其辭。茲就杜撰所及，就正於大雅商榷：「象雲，三象雨粒，爲雲，應在雲下，再冷再凝再聚，雨粒大到在雲下空氣中浮游不可能時，下降。愈降愈速，亦物體與地心吸力之定理。故雨粒在雲下浮游時爲點狀，下降時形似線。非線也，目光恍見下之一種印象耳。幻燈以之製活動電影片，畫家以之寫雨絲。非然者，今當猛雨之時，猶可見及雨粒下降地面上時，恍若線絲綫，不見地氣上騰也。故解三爲象雨絲，不知以爲可否？謹以質之陳氏，并就教於稚老。

識字捷徑與編旁表二書，只聞其名，未敢以語高深。但創「𠂔」之爲雨，不知有何妙用？舊有「𠂔」字已流行若干年，不聞流弊。重新造字，恐繁不易行。戰前有「述而不作」之說，最佳。不然，各創新字，甚易紛糾，格格難通。嘗見中共在其地區內，曾強以「拥护」爲「擁護」，「舍」爲「命」，「华」爲「華」……不由衷作，愈簡愈甚，不知伊於胡底矣。嗚呼中國國粹！

東吳法學院紹介

一、過去與現在

東吳大學法學院，無論在國內國外都有它光榮的歷史和地位。它有優良而前進的學風與特色，充滿專家名宿的教職員陣容。它和北平朝陽法學院，同是中國作育司法人才最著名最成功的學府。

東吳法學院，公元一千九百十五年成立於上海。比它的兩位姊姊——東吳文理學院小了十五歲。在搖籃時期，學生還不到十人。祇有一個法律學系。好的是有一個堅強可貴的教授集團，人數超過全體學生，來做它的保姆。其中著名的有曾任司法院長的法學權威王龍惠博士，上海名律師梅華銓與羅泮輝博士。尤其是一手經營的美籍教務長藍青博士，貢獻了他的全副精神和努力，來奠立東吳法學院堅實的基礎。

一九二一年春天。美籍教授 Blume 繼長教務，感覺專任教師的缺乏，乃增聘法學家吳經熊博士、名律師陳達銳博士、美人 Sellett 博士爲教授。後來 Sellett 代理教務長時期，課程上有了一番重大的改革：他把一些教科書（Text Books），改用英美的 Case Books。英美法的重要判例，從此成爲東吳學生的主要科目。

東吳原是美國田納西州認可的教會大學。法學院在初期，完全由美籍職員所主持。課程亦以英美法爲其研究的主要對象。到民國十三年蒙教育部批准試辦之後，又增添中國法律科目，增聘本國法教授。於是本國法與英美法並重，——也就是說大陸與海洋兩大法系的研究齊進，使東吳法學院成爲一所並不平凡的法律學校。

民國十六年，改由校友吳經熊博士擔任院長，校友盛振爲博士繼長教務。十八年教育部准予立案，廿四年又蒙司法院特許設立。廿六年延聘專家，增設會計學系，庶與法律得收策應之效。

二十八年八月太平洋戰事爆發，盛振爲教務長率領一部份師生，西遷陪都。其餘借南陽路愛國女學校址上課，並以環境關係不得已更名「中國比較法學院」，由鄧森博士主持院務。

勝利以後，渝滬兩校重合爲一。經過一年來的整理發展，正努力地追上戰前的水準與恢復舊有的設備。現在法律系分日校與夜校兩部。夜校同學工讀生居多；因爲上課時間較少，畢業期限延長一年；不過程度與師資和日校完全相合，而且過去也出過不少名流賢達。此

外，最近又添設司法組，旨在訓練司法的專門人才，（畢業後即可擔任司法官，）以應社會的急需。

會計系的學生也不少，畢業生大半任會計師。它在會計界的地位，正在逐漸提高。

下學期全部由慕爾堂搬回鳳山路原址，那邊比較寬舒、清靜、各方面必可更形活躍。

二、優點和特色

每一所著名的學府，總有一種超人一等的長處和特點。我們看過東吳法學院的歷史，便很容易發現它的特色與優點：

東吳法學院從出生到成長，院務大都在美籍教職員主持下經營，課程素以英美法學為中心。因此它對英美法的研究之重視，是無須再加證明的。又因為近二十年來，不但重視英美法律，而對於英美法和本國法是並重的！課程上除了原有的標準以外加上英美法學科目和材料；師資上尤多受過高深的外國法學教育（尤其美國）且對外國法有所專長的有名教授，所以它是一個成功的比較法學院，——一個以比較大陸海洋兩系法律而成功的學府。

這種優點和特色，不祇造就了它今日在法界的地位與榮譽，同時給它的前途帶來了更多的希望和光明。今天無論從制法或執法那一方面來看，英美法都占着重要的地位：法治憲政，要拿英美的憲法和制度做榜樣；民刑訴訟，此後與英美僑民有關的案件勢必會增加。那麼立法家、司法官、學者和教師，都應該認識英美的法學和習俗。況且要在法的研究上有所造詣，大陸法與海洋法雙方是不容偏廢的。東吳法學院正具有這外塵世界潮流，內適社會需要的優點特色，其前途的遠大實是無須懷疑的！

三、就授陳容

東吳法學院名教授何多，最近的陣容仍不示弱，這

內政部登記證號字第七四八四號

是值得向讀者介紹的。

院長盛振爲博士，早歲留學美國，對證據法素有研究。現任立法委員。教務長鄂森博士曾主持「中國比較法學院」，擅長英美刑法，是名律師。兩位都屬本院畢業的校友。

教授共有五十多位，本國法方面，有張正學、費傑龍，當過多年法官；出身以北大和北洋的爲多。

外國法方面，有前任上海戰犯軍事法庭庭長名學者劉世芳博士，曾在美國等地當過法官的阮潤桓博士，名律師馬君頤、蔣藻、董姚、啟胤諸博士，陳曉王達徵博士，上海地方法院院長查良鑑先生，以及艾國藩、吳芷芳、魏文達等先生。其中大半是本院校友，留美的最多。

會計系方面，有周仲干、黃培鍊、李文杰等教授，亦以留美者居多。

其他的科目，也有很好的教師。社會學名家應成一教授，哲學心理學教授傅枕先先生，國文教授版本目錄學專家王佩靜先生，都是有地位，有著作的學者。

四、課外的學術研究

東吳法學院師生們的課外學術研究，向有兩本刊物做他們公開討論評介的場所。一本是師生合辦的法學雜誌，這次在戰時停刊，不久又將重行問世。一本是純學生的刊物東吳法聲，戰時停刊後去年已在重慶復刊，最近出到新第三期。內容除法學論文外還有經濟會計等譯著。這兩本刊物是東吳學術研究的結晶，也是師生們切磋砥礪的園地。

上學期還請到一些聞人學者來演講。本院董事居覺生司法院長，以及黃炎培茅盾陶行知郭沫若田漢諸位先生都會賜給許多珍貴的意見和指示。

五、學生的出路

從法學家、立法委員、名推事、到大律師，都有東美學生爲重要的份子。五五憲草的初稿執筆者便是校友

吳經熊博士，他向爲中國第一流法學家，以前是上海的名推事。這番成立上海戰犯軍事法庭，推檢以東吳學生佔了大半。上海有地位的律師中，更不乏東吳的畢業生做重要的角色——像陳建銳、蔣葆鑑諸位，尤其歷任教師，多爲法界耆宿。

不過嚴格的說，東吳學生的出路仍以律師界特別多，其分佈亦偏於上海一帶。今後希望能滲透到法界的每一部門，把它傳統的精神與學風散佈到每一個角落，這是外界所期望的。

介紹了一個法學院的大概，不禁又使人想起了目前我國法律人才需要的迫切及其地位的重要。因爲領事裁判權已隨着不平等條約而廢除了；廣大的收復區，司法行政亟待整理和發展。尤其最近的幾年，審理漢奸、戰犯的工作相當繁難。將來踏上法治的大路，其重要更不必談。我們希望各界更重視法學教育，對各個法學院作新的認識給予精神或物質的幫助。

讀書通訊 半月刊

第一一六期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日出版

編 著 著

編輯委員

杜佐周 朱伯康

發 行 人

李季谷 邱竹師

發 行 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編 著

每月十日·二十五日發行

本期實價法幣五百元

預定請先惠法幣三千元